

浮生紀實 (七)

一個砲兵中將的回憶

黃永安遺著
周谷校訂
吳崇蘭

喬裝百姓逃離險地

踏向野地，四望茫茫，南北莫辨，迨見通錦州公路，有共軍汽車來往，我推想中共雖佔據錦州，恐懼國軍反攻，所以將在錦州所擄獲重要物資，晝夜運向虹螺峴，乃決定走上公路，邁向錦州方向，前進一段，看看動靜再說。不料行沒多遠，遇一共幹帶槍兵兩名，從對面而來，令我站住，向我搜查盤問，第一句就說：「你好像是國民黨軍的軍官。」我說：「你看看我多大歲數了。」他看看我的面孔說：「你是做什麼的？」我回答：「是在錦州城裡當中學教員的。」又問：「你進城去做什麼？」我說：「錦州被圍，學校停課，我就回家去住，前幾天聽說解放了，我要進城去看看學校，和我的姑娘家，聽說她家被燒，人還不知道死活呢？」他似信似疑，又問：「前面村子是什麼村？」

答：「是英守堡。」又問：「距錦州城有多遠？」答：「二十里。」繼問：「距虹螺峴又有多遠？」答：「四十里」。(其實全是我胡謔以對)，他看我應對如流，又態度自然，就說：「你去罷！」這時天已大亮，爲求避免麻煩，不敢再走馬路，乃改向南行，但無道路，祇有落荒而走。徒涉過一小河，河水不深，僅可沒脛，乃徒涉過去後即坐地將鞋脫下，把灌入的水倒出，將襪子扭乾，穿好，正擬起身前進，忽見一青年走來，向我驚叫說：「司令你在這裡呀？」我聞之大吃一驚，抬頭一看，見一彪形大漢，穿著便衣，站在面前，我問：「你是誰呀？」他說：「我叫王勝，是司令部特務排副班長，城陷時張副官長派六名士兵擔任守衛，結果他受傷被俘，我藉機逃了出來，我是本地人，打算回家去。」我想若是兩人同行，容易爲敵查知真相，則前功盡棄，決定將他支開，

就便詢知前後村莊名字路程後，即說：「我穿軍衣，行動不便，請你就近村莊找套便衣更換，我在此等你。」他人極誠懇，當即答允，急赴前村。我趁此機會，改道離開，轉向側面沿村邊而行，深怕進村遇到共軍或共幹，豈不自投網羅。這時已是紅日東昇，乃登高四望，凡村中有炊煙者，俱有共軍駐紮。及見左前方有一村莊，未冒炊煙，遂往村緣探視，見有一農夫在院中打糧，近前探詢，方知此莊名叫唐河村，今早共軍剛才離去，繼有多人前來問我是從何處來？我答：「由錦州來。」似引起他們的興趣，近前問長問短，全是探問在城內的親友故舊，想知道在錦州城被圍二十天來，在砲火中房屋損壞，及人民傷亡情形。繼而我到劉姓家中去坐，室內尚有一老婦人臥病在床，她問：「我女兒住城西關，不知那裡情形如何？」我說：「西關比較安全，無任何損失。」她聞之

欣然，並令家人爲我預備早餐，此爲我被拘留以來，第一次吃的自由早餐。他們告訴我，此處係在飛機場南方，屬於小嶺子範圍，姓張的居多。我即託請他們爲我買套便衣更換，有一位農友說：「我有舊棉袍和棉褲各一件，我與你身材相若，可能合身。」我試穿果然合身，立即將棉軍衣脫下送給他，並將僅有的二十元金元券贈送他。他初不肯受，經我堅持送給，才勉強收下。正擬與辭離去，忽有人進房來說：「有一隊共軍，頃來村中搜查，據說他們收容的俘虜，有一重要人員潛逃。」我聞之大驚，由村人領我到後院，找到一個草棚隱蔽摒息靜聽，初聞人聲鼎沸，繼則聲音頓息，少時一人來告訴我說：「共軍已到別村搜查去了。」我俟少定後

，問明赴娘娘宮的方向和道路，並研定走那條路比較安全，向他們道謝告別。出村後不敢走大路，及至中午時分，見馬路人車稀少，才橫過馬路，向前行進，沿著山邊小的村落走，因爲小村莊，人戶少，不會駐紮共軍，比較清靜安全。至日暮時行至山腳下陳牛圈子小村內，求宿於一個小戶人家，名字叫劉清霖者，他家祇有一房，區分爲內外間，外間有鍋台，爲炊飯之所。家中是其中年夫婦帶著一個十六歲的男孩，極爲窮苦，對我招待頗殷，詢問我由錦州來情形，又探詢錦州被圍及失落時戰火下狀況。又見我完全是老百姓裝束，顯得格外親近。接著小村內的人們，陸續前來打聽錦州城內各處損失傷亡

種種情形，我就戰況演變過程，向他們陳述，大家聽得極有興趣，房主婦人更是聽得高興，竟將在日治時代所收藏的文化米，從箱子底下拿出來，用享嘉賓，奉天高糧米雖然吃過，但這一餐吃的格外香，也吃得特別飽。夜間有些共軍來村尋找雞鴨和豬肉吃，對這間小房，皆不顧而去，所以我能得到一夜安睡，醒來已是日出，乃向主人告辭，他們把我送到路口，告訴我去娘娘宮的方位，方才回去。

這天是十九日，離開陳牛圈子放心前行，途中遇有不少軍人和軍眷改裝同行，但不敢與之接談，深怕遇見熟人，增多一份顧慮。

漁船偷渡盛情難忘

至於我爲何向娘娘宮行進呢？因爲常在地圖上看到娘娘宮是在海濱上，是一個大堡子，在小凌河口的傍邊，距葫蘆島在海上直航約有四十華里，預想到達後，可僱小船偷渡過去，就能脫離險地。所經路線上的村莊，皆駐有共軍，只有繞行那些崎嶇不平的小路，走到下午五點多鐘，娘娘宮遙遙在望，內心殊感愉快。擬先至小凌河西岸的高屯、潘屯，認爲可在此處僱漁船前往，細察高屯並無共軍駐紮，打算至村家借宿，進入村莊見門首釘有王村長木牌，乃逕進入室內，裡面極整潔，有一婦人出，問我找誰，我答：「我是逃難人，請許我留宿一晚。」不料此

一婦人聲色俱厲的說：「你不是本地人，我家不留宿客。」不容分說，將我推出門外，砰然一聲，門已關閉，使我愣了好久，哭笑不得，繼而盲目前行，看能留宿誰家。忽然雲開日出，見前面一家院中，放置膠輪大車一輛，驟馬數匹，心想此必做生意的人家，或能容我留宿。直趨其門前，見一中年人從院中走向門右，彎腰去扶起爲風吹倒的高糧稽，抬頭見我行至其身側，問我：「老先生想要做什麼？」我說：「想借宿一宵。」繼問：「從何處來？」「從城裡來。」他深感覺異：「你跟我來。」跟隨至其室內，炕上坐一中年婦人，有兩、三個男女孩童，圍繞左右，正在晚餐，他們讓我入坐同餐，吃的是高糧米和豬肉酸菜蒸餃，味殊鮮美。我們一面吃飯，一面談話，那個中年婦人有兩個兒子，和很多親友都住在城內，極爲關心，故對城內戰火破壞情形，詢之甚詳，飯後又請我去對面客房談話，問我姓名。我答姓王，在城裡當中學教員，他笑著說：「我認識你，你是師管區黃司令。」我問他如何認識我，他說：「我姓郭，名海，字韻濤，是娘娘宮國民學校校長，在暑假訓練全縣小學校長時，你爲我們講兵法，大家對你認得非清清楚楚，你也不必瞞我們啦。」我說：「處此情況不得不如此，現在共軍懸賞捉拿我，你可以拿我去請賞。」他說：「我是國民黨員，我不同情中共，絕不會出賣你，我要設法救你。」我聞之極爲感動，他接著說：「

「你可在我家住幾天，我想到辦法再來告訴你。」我說：「我願坐漁船偷渡去葫蘆島。」他說：「我去找找看吧。」居住他家共有四、五日，白天不敢外出，祇在後院自己做運動，過了幾天，他對我說：「現有由長春逃出來的空軍眷屬，係關內人，年約二十餘歲，不敢單獨行走，希望能有人結伴同行，你年歲大，最為合適，可裝做父女，由陸路出山海關，就可將她帶到安全地帶。」我自揣此時山海關、九門口均被中共佔領，如此恐多麻煩，乃向他說：「我希望能覓到漁船，如實在找不到時，再和這女孩子同行。」郭海說：「很好，我正與漁人商議之中。」這時真是度日如年。又過一天，聽村中人說：「中共幹部要來召集村民開會，調查身分，組織民眾。」我深怕久住走露風聲，不但自己危險，還要連累郭海全家。及至傍晚，郭海來說：「已找到漁船一隻，撐船的約有五十餘歲，姓舒，年輕時常走天津，不惟路線很熟，而且極富海上經驗。不過要等候一個姓董的青年，須有兩人合作才成，那個青年可於明晚到達，到後就可成行。」我聞之欣然，好像吃了人參果似地，對於扮作父女的議，遂亦作罷。翌日郭海領著一老一少的漁民來與我面談，講到偷渡葫蘆島船價的問題，認為金圓券會隨時貶值，他們不要。我問：「要什麼呢？」他說：「要十擔高糧。」我說：「高糧我沒有，如果折合黃金要多少啊？」他計算之後說：「二兩黃金即可。」

「我隨答允，但予說明，須送到葫蘆島才能支付，他亦同意，惟要求要有一個保證。我孤身流亡在外，那裡去找保呢？不料郭海表現慷慨，挺身而起說：「我可做保，如果客人到達目的地，不能付款，回來後由我支給十擔高糧。」其仗義疏財之風，令我感激靡已，特向之稱謝，他說：「這是我應盡的義務，何必掛齒呢？」入晚郭家為我餞行，在他家住了四、五天，不但給他們添了許多麻煩，也使他們身冒危險，設法為我脫離險地，此一盛情，當使我沒齒難忘。飯後準備了幾尺白布做小旗，恐怕國軍飛機在海上途中掃射，接著郭海帶著兩個船伙，我們一同利用夜晚潛出村外，沿小路向小凌河口行進，路上幾次堅請他免送未允，直至過了中途，方始戀戀不捨的告別而去。在途中曾碰見幾起要去娘娘宮開會的老百姓，他們還要我們一同去開會，船伙說：「我們已開過會了。」及走近海邊時顯得格外黑暗，而且地下有水，遂脫掉鞋襪，赤腳前進，腳入泥沙拔出時，可聽得喳喳聲音，另有一番情景。到了河口，見船停水中，乃涉水登船，船身長丈餘，船艙很小，僅可容兩人睡覺，他讓我一個人睡在艙內，叫我白天不要出來，以免他人看見麻煩。他們都穿上海衣（是用舊衣多層縫製的很厚很重的大衣，可擋風蔽雨），另給我一件，令我穿上，免得夜間受寒，並對我說：「明日拂曉若有南風，可揚帆行速，當日可達葫蘆島。」我聞之，默禱上蒼保

佑，早起南風，以期速脫險。

萬事俱備祇待南風

夜間海風拂面，特別寒冷，也不顧海衣的腥穢和臭味，覆蓋身上，仰臥在艙裡。四方寂靜無聲，所聽到的，祇是海水波浪與船隻蕩漾的聲音，這時真是到了「萬事俱備，祇待南風」的時候了。我心倒覺安然，竟一覺睡至天亮，醒來時探首艙外，回顧茫茫，問漁人「可有南風」。答：「沒有，尚在等候。」我心頓感焦急，但也莫可如何，唯有聽天由命罷了。早餐與船伙在船上圍坐，生起小火爐，煮高糧米粥，燒小魚當菜餚，吃得格外有味。少時有四、五漁船攏來，漁人閒話家常，我藏在船艙中，不敢出聲，只有埋頭睡覺，俟漁船散去，方敢走出艙外活動，據漁人說：「這幾天甚暖和，極怕轉西北風，那時天氣變冷，船易掛甲（就是船身凍水越掛越厚，容易沉船），就麻煩大了。」我益感焦急如焚，直至深夜三時許醒來，再問漁人風向如何？他答：「有希望。」我聞之甚喜，再也不能入睡，時時摒息聽風聲，熬至天晚，漸生南風，雖風力不大，兩漁人忙備早餐，整理船帆和帆繩等項。飯後日漸東昇，將船帆掛起，風力漸轉強大，帆藉風力，船行快速，惟海浪高大，小船在波浪中，穿浪直行，猶如爬山，忽高忽低，約二十分鐘頃過天橋廠，漁人已知該處為中共佔據，問我距岸多遠，方不受中共槍彈的威脅。

我說：「要距岸三華里，才能脫離射界，免受威脅。」他們乃遠離海岸前進，一葉扁舟，飄在茫茫大海中，更可看出人在宇宙中間，是多麼的渺小啊。

這時風力愈加強勁，船行似箭，不到四十分鐘，葫蘆島碼頭，業經在望，但錦州陷敵已十餘日，不審葫蘆島情況如何？若貿然登岸，再被敵俘，豈非自投網羅，前功盡棄了。乃商諸漁人，將船行速度減慢，用以詳察島上狀況。遠遠望去，見來往汽車，軍人服裝，係屬國軍，機關並懸掛有青天白日國旗，遂令船入港，靠攏碼頭，不料碼頭竟無警衛，亦無檢查人員，若無其事者然。船靠岸後，漁船落帆，留一人看守，一人隨我登岸。

虎口餘生艱險備嘗

登上葫蘆島的碼頭，頓覺還我自由之身，其心情之愉快，誠非言可喻。可是登岸到那裡去？找誰？而且葫蘆島並無熟人，不覺又是一片茫然。在路上忽然想起在師管區時，因向南京送新兵，曾去港口司令部交涉船隻，與港口司令何世禮有過一度公事上的往還。何世禮是葫蘆島港口司令兼補給的司令，祇有找他談談，再作定奪。此時正是上班時間，乃逕往港口司令部，不巧何司令因公外出，由其司令部王參謀長，出來接見，他認識我，招待頗殷，將我送到招待所中居住，並贈送我美軍行李一套，及其他衣物等。

於是先遣漁人回船休息，再謀籌措金子，俾以打發他們早日回去。

我從錦州逃亡到當天，艱險備嘗，真是「虎口餘生」了，忙著以軍用電報給北平宋繩武同學，轉告家中，另寫信詳述我脫險的經過。

葫蘆島雖已開發，稍具規模，但在戰時，發達相當遲緩，這裡向東祇達錦西，往西僅及興城，當地駐有五十四軍及其他幾個師，歸杜聿明指揮作戰，每日砲聲時有所聞，在此情況下，籌還船資事，一時無法可想，第二日我漫步街頭，忽與馬寄生相遇，他是在錦州團管區充任中尉排長，送新兵去天津，回來時錦州業已陷落，錦州以西鐵路又已中斷，所以滯留此地，我說：「與你相遇甚好，我由錦州來，僱的船資尙欠未付，你可回去為我設法，向同事們借用金銜金鍊等，湊足二兩即可。」他立即回去，至下午一時，帶來金銜子七、八個，每只都有兩錢多重，去金店量好，共二兩有餘，叫他把我金銜子人的姓名列單給我，以備日後歸還。第二日清晨，將金子交付兩個漁人，並叫他帶口信向郭先生道謝，太平時再去他家拜訪，寫信怕為敵察知，給他招惹災禍，兩漁人與郭海家極其友好，亦認為捎帶口信為佳，遂稱謝開船返去。

科十八期，畢業到部隊當砲兵排長，被俘不久逃回，到錦州，我介紹到關漢騫軍長砲兵營服務，在卅八年上海撤退時已升任副營長，因在搭船時有一門砲未能上船，在碼頭上因匪砲對碼頭轟炸，船離岸未能上船，與營長同時被俘。略敘近況後，即邀我去照相館，照了一張穿著便裝，滿臉鬍鬚的照片，留作逃難的紀念。以後熟人越來越多，因在作戰期間，至北平和天津，陸行困難，多賴船運與空運。在此等候船隻，極少外出，杜聿明在為作戰繁忙，我亦未去拜見。忽聞有一架大型飛機來葫蘆島降落，下機者有三十餘人，這架飛機上載的都是東北的要人，如各省主席、市長，還有東北行營參謀長趙家驥，及帶兵的軍長等，萬國寶係東北萬福麟的兒子見我極表親切，送我金元券百餘元零用，此時貧困交加，正可救我之急。

徐良是一期同學，曾任騎兵師長，時任東北遼北省主席，帶有一袋珠寶玉器，留在我的住所，託我代為保存，不敢放在別處，怕有遺失。聽說這架飛機其能脫險者，純粹利用急智和勇敢，他們先放出空氣說這架飛機將在渾河岸的機場起飛；實際上已通知所人員去東陵機場，俟衛立煌到達時，仍見機場逃難男女，以及攜帶的箱籠，擁擠不堪。預定為兩架飛機，當第一架飛機到達時，人們一擁而上，衛立煌是由兩個副官拉上去的，凡有力者，不但霸佔位置，即細軟物品，和他們的姨太太也都安置上去，其不能上

機者，男女婦孺，哀號哭啼，一片淒慘景象。另一架飛機卻為機場官兵把守，他們看見這樣強取豪奪的逃難秩序，憤憤不平，他們說：「你們逃命，我們也是人，留著這架飛機讓我們逃命罷！」有些人不顧一切，向上擁擠，有一人帶著兩行軍袋的美鈔，送上去一袋，另一袋在機門擠破，裡面的美鈔突出，被發動機的風力吹散，使花花綠綠的美鈔，滿天亂飛。又有一位年歲大的行營秘書長，在機門上被少壯人一脚踢落塵埃，此一逃難的場面，其慘其亂，真可說是無可復加了。衛立煌爲了紀念這次危機與逃難，特召集同機逃難人員，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片。第二日該機轉飛北平，萬國賓特來找我說：「

大公走吧？」我問他：「可有我的座位嗎？」他說：「我不走，留此有事待辦，請你到平後，告訴我的家人，說我已離瀋陽，安達葫蘆島，免爲惦念。」如此，我自然感到愉快，是日十二時左右，乃搭乘此一便機起飛，至北平西苑機場降落，別人都有家人在機場迎接，獨我手提一袋行李，在那裡發呆，及見萬國賓的太太來接小萬，我遂向前告訴她說：「國賓在葫蘆島尚有事待理，稍過幾天，就可回來，請勿掛念。」她說：「就請乘我坐車送你回家去。」

都出來招呼，頓時熱鬧起來，更有志銓的同學藏瑞蘭、李靜肅等適在我家，也一齊出來歡迎我。稍事寒暄後，她們就告辭說：「你們多久未見，應該好好的談談。」乃相偕離去。大家聚談了一會，就同志銓到四牌樓浴室洗了一個愉快的澡，並將身上穿的衣服，全都換過。那些內衣和毛衣縫裡，已生有蟲子，在那裡蠕動，看到牠們，就想到過去的那些苦難危險的日子，今日等於邁向了新生，心中也格外感覺到一時的輕鬆快樂。

這次災難雖告結束，而中共的叛亂，猶在日益擴大，又不禁浩嘆！尚不知叛亂何日平息，重逢國家，人民得享安樂耶！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
之三十四

鐵血精忠傳

增訂再版

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
定價叁百伍拾元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慕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

全書共二百多篇，附錄戴笠策反奇勳、戴笠的人情味、戴笠感人的故事。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鐵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，字字珠璣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平裝本每册新台幣叁佰伍拾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



①



②

黃永安「浮生紀實」插圖（文見64頁）

① 杜聿明（中）檢閱東北民眾自衛隊時留影。
 ② 作者黃永安（後）偕夫人（中右）與孫女在華盛頓合影。